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3/PV.65  
8 December 1988

CHINESE



## 大会

### 第四十三届会议

#### 第六十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8年11月30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卡普托先生（阿根廷）  
嗣后：布兰科先生（副主席）（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嗣后：范利埃罗普先生（副主席）（瓦努阿图）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第六委员会的报告〔137〕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36〕：（续）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 (c) 秘书长的报告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e)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8-64516/A

下午 3 点 2 0 分开会。

议程项目 1 3 7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第六委员会的报告（第一部分）（A/43/900 和 Corr.1）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在请第六委员会的报告员发言之前，我要就有关向大会提交的建议引用议事规则第 78 条。 该条规定：

“ 作为一般规定，任何提案不得在大会会议上加以讨论或表决，除非复制本至迟已于会议前一天散发给所有代表团。 ”

各位都知道，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考虑到大会希望尽快地讨论这一问题，我大胆地建议如果没有反对意见的话，我们将审议第六委员会报告（A/43/900）所载的建议，尽管这份报告今天上午才散发。 但是，我要指出第六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的文本是于昨天在该委员会散发的。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大会接受我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第六委员会报告员卡洛斯·维拉斯科·蒙迪奥拉先生介绍该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1 3 7 的报告。

贝拉斯科·门迪奥拉先生（秘鲁）（第六委员会报告员）（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荣幸地向大会介绍关于议程项目 137 的文件 A/43/900 和 Corr. 1 所载的第六委员会的报告“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正如文件所指出的，这只是第六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 1 3 7 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它特别与决议草案 A/C. 6/43/L. 25 有关，第六委员会昨天优先审议了该决议草案，并对此作出了决定。 报告的第二部分将包括第六委员会对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的审议结果。

第六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载于报告第一部分的第6段。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英文本中有一个错误：在“12月”之后应该有空格。

决议草案序言部分的第4和第5段提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通过秘书长请求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发放入境签证、使他能够参加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并提到东道国决定拒绝发放所要求的签证、从而违反了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有关联合国总部协定所规定的国际法律义务。

决议草案指出，大会将肯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有权自由地指定其代表团成员参加大会的届会和工作；将对东道国拒绝发放要求的入境签证感到痛惜；将认为东道国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决定违反了根据联合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有关联合国总部协定所承担的东道国的国际法律义务；将敦促东道国严格遵守总部协定的规定，重新考虑并改变其决定；将请求秘书长就这一事件的发展在指定的1988年12月某日之前提出报告。第六委员会以121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该决议草案。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通知各位代表一些代表团表示希望讨论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43/900），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有必要的。

根据暂时议事规则第66条，我能否认为大会同意审议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请约旦代表发言，他将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发言。

萨拉赫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很高兴代表阿拉伯国家就题为“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向大会发言。我们原来希望最好不必这样做。然而，今天摆在大会面前的载于第A/43/900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在提交给第六委员会的时候赢得了几乎完全一致的支持。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就这一重要问题作尽管是简要的发言，以便强调某些突出的问题。

正如大会可以回顾的那样，问题就是东道国美利坚合众国决定拒绝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签发签证。阿拉法特先生打算以其官方身份并为了明确的目的，参加大会的辩论，以及就题为“巴勒斯坦问题”的项目向大会表明巴勒斯坦的观点。在这一问题上，阿拉法特先生代表着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的一方，即巴勒斯坦人民。

东道国的这一决定是极为令人遗憾的，同时也是可悲的。根据《总部协议》，东道国赋有法律义务，向阿拉法特先生提供进入其领土的签证，以便使阿拉法特先生能够履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员1988年11月8日向秘书长提交的签证申请表中所规定的官方职责。该签证申请表很清楚地表明阿拉法特先生访问的目的是参加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辩论。

正如负责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和法律顾问先生弗莱施豪尔先生上星期一在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的那样，是他向美国代表团的赫伯特·奥肯大使提交该签证申请表的，同时提请他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申请的措词与巴解组织代表的所有签证申请的措词是完全一样的。

主席先生，在这方面我想向你表达我们的谢意和赞赏，你在11月26日所作的发言中强调了美国政府有义务给予为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所要求的签证。

同时我也向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感谢和赞赏，感谢并赞赏他在11月27日就同一问题所作的发言，他强调美国所作的上述决定违反了根据《总部协议》所承担的义务。

同时，我们对法律顾问弗莱施豪尔先生表示极为感谢和赞赏他所作的我上述提到的清楚和详细的发言。他在发言中驳斥了东道国为证实其决定的正确性所提出的论点。弗莱施豪尔先生在其发言将结束的时候强调了东道国过去和现在仍然有义务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一大会已授以观察员地位的组织的主席阿拉法特先生签发签证。除上述提到的论点外，巴解组织象大会其他任何观察员一样有权利以任何它所需要的方式，而不受到任何人的干涉的情况下组成代表团参与大会的工作。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自1975年以来就一直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大会的工作，该组织是由巴勒斯坦人民所选择的，并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和联合国所认可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的一方。

周所众知，巴勒斯坦问题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和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联合国和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有责任进行严肃的努力以实现该问题的和平解决。

我们曾希望，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最近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会议上作出的积极决定能够得到所有各方的适当反应和理解，因为这些决定代表了一种建设性的立场，是朝着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迈出的一步。

尽管这些决定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欢迎和支持，尽管这些决定再次使人们对中东和平进程取得进展抱有希望，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深深卷入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中东冲突的美国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提供了机会，但美国却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

令人极为遗憾的是，正在审议的美国的这个决定并不是根据美国与巴解组织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没有关系——作出的，而是根据巴解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作出的，而联合国应当有其独立的人格和国际立场，所有各方都应予以尊重。

我们极为关心中东的和平进程，关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这一进程中发挥其主要作用的必要性。除了这种关心之外，促使我们表示上述看法的还有我们对联合国的具大关心及我们的下述信念，即必须维护联合国的独立及其世界性的立场。建立联合国是为了使其成为人类的良知，成为呼吁和平的论坛，成为研究世界性问题并为此找出解决办法，特别是以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的论坛。

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最近作出了这些决定之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表明自己赞成和平，表明了自己是积极争取和平的一方，表明了其在寻求和平努力中所抱的建设性态度。美国大力阐述了伟大的原则，表明了范围广泛的人道主义关切，本应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立场及该组织在建立中东和平过程中能够和必须发挥的重要作用有更多的理解。

我们对东道国的上述决定表示极为遗憾和惊讶，而美国国务院官方发言人星期一表明了下述立场使我们更感遗憾和惊讶，即这一决定是最终和不可撤消的。东道国国务卿另一天又重申了这一立场，尽管他知道大会正在提出一份决议草案，对于东道国未能批准签发所要求的签证表示遗憾，认为东道国的这一决定违反了其根据《总部协定》承担了国际法律义务，因此敦促东道国严格遵守该协定的条款，重新考虑并撤消其决定。

美国行政当局所采取的这一立场是严重的，事实上，我们担心这一立场将标志着美国行政当局曾从维护国际法的承诺逐步后退，放弃其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承担的责任。

美国国会在去年年底就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驻联合国观察团办公室的法令加深了这种担忧。大会曾在今年年初就这一法令进行紧张的审议。国际法院为此作出了咨询性意见，表明该法令违背了东道国根据《总部协定》承担的义务。东道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置这些义务于不顾，表示美国国会在颁布这一法令时完全了解这样做违反了东道国根据《总部协定》所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

我们依然希望东道国将会重新考虑并撤消其决定，以便消除我刚才谈到的这些担忧。既然我们知道，人们也许会说这种希望是不现实和无法实现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这样说。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必须通知各位代表，参加辩论的报名时间大概还有15分钟，直到下午4点为止。

基塔尼先生（伊拉克）（以英语发言）：上星期六下午，我们宁静的感恩节假日被打破了，当时从华盛顿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即东道国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决定拒绝向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先生签发入境签证，而我们本来都期待着阿拉法特先生开始我们明天上午就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项目举行的辩论。

这一消息引起了冲击波，从这座大楼向四面八方扩散出去。在星期一，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召开了两次会议。此外我们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次辩论，而该委员会并没有任何成员对美国国务卿的决定作任何辩解。

该委员会的报告提交给了第六委员会，今天上午，第六委员会的报告员提出了他们审议的结果。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决议草案。

我国代表团要求在这件事上作一次例外的发言，而不是象往常一样表示赞成和解释投票态度。理由很简单，我们相信，不仅这一项目本身是重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且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场合，大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同样程度地个别和集体地表明自己在这一立场上的态度。

主席先生，我们很高兴你和秘书长并没有等到星期一上午，甚至在周末，你第一个提醒东道国及其国务卿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一决定是错误的，不符合美国对本组织所承担的义务。自从那时以来，我们就听到了第六委员会代表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以同样的态度，果断地声明了立场。同样，我们坚信，与这件事有关的联合国另外一个主要组织——安全理事会的任何成员都不打算为美国的决定作辩护。因此这里有三个主要机构：秘书处、即将作出决定的大会，当然还有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一大厅里的任何人都不會怀疑最后结果怎样，包括美国代表团。假如我们明天将这件事提交给另外一个主要机构——国际法院，那么其结果也将是一样的。

如果需要任何证据的话，我们有联合国法律顾问星期一下午在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上提出的意见。这个意见应该作为历史性文件出版分发。我建议每一个人都认真地读一读。约旦的代表已经详细地提到了这一文件，但在此，我要简单地指出我在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中所说的话，鉴于秘书长及其法律顾问提出了那项意见，大会应该对他们表示感激。这是维护本组织尊严及权威和权力的一个最恰当的事例。东道国应该在对我们即将通过的这份决议作出反应的时候对此加以考虑。

我要向大家宣读这份咨询意见的最后一段。这一段有几页的篇幅。咨询意见的最后结论是：

“总之，我认为，东道国曾经，而且仍然有义务批准巴解组织主席的签证申请。大会已经批准给该组织以观察员地位”。（《新闻简报》HQ/494，第4页）

在这段话中，没有“假如”，“但是”或“也许”之类的任何字眼。美国国务卿所作出的决定是不能接受的。这不符合他对联合国承担的义务。往后，对此我没有多少话要说了，但是，现在我只要说明，如果这一决定没有改变——我们并没有完全放弃会有改变的希望——那么遭受极大伤害的不仅仅是阿拉法特先生，不仅仅是巴解组织，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人民，不仅仅是阿拉伯人民，我们在这个大厅里的所有人都会受到伤害。总有一天，我们中间有一个或更多的人在某一个时刻会后悔当初没有采取更多的努力去说服美国国务卿改变其立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发言的原因。

另外的一个原因也许更为重要。我不想谈及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性内容，而只是要谈与发放签证有关的部分。这一个另外的原因是如果这一决定不能改变，那么这将对在中东实现和平的机会造成严重的打击。在此，外国著名人士、国家首脑、美国盟国的政府、美国朋友的政府都在书面和口头上谈了很多，但不仅如此，即变是这个东道国本身各行各业中的十分正直的著名人士也发表了大量看法。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只想将《华盛顿邮报》著名专栏作家理查德·科恩先生所写的一个专栏的最后部分念一念。在批评了舒尔茨先生在决定中指出的所有观点之后，他接着写道：

“不管巴解组织是什么，置它于不顾是没有好处的——但我们确实对它不理不睬。美国的外交官甚至被禁止与巴解组织的代表会晤。这不仅仅是政策的规定；这已经成为法律。在这一点上，我们跟以色列一样以色列化。然而即变是 以色列，他们中间的某些人，从前的军事情报部门领导人叶诺沙法



特·哈尔喀比也已经指出，决不与巴解组织来往的政策是错误的。他们的逻辑是不容置疑的：只能跟敌人一道缔造和平。

“关键在于美国受到一种也许是不利的以色列政策的束缚。每当面临巴解组织问题，我们就没有任何自己的政策。在这一点上，舒尔茨对阿拉法特的断然拒绝跟过去一样也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情况更为严重一点。在此似乎看来孤立的事件对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阿拉伯人而言，似乎又是进一步的证据，说明我们的中东政策与以色列的政策是相同的。我们支持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动感情，以至于我们愿意完全不顾作为东道国对联合国承担的义务。

“消除恐怖主义的唯一可靠途径是与其根源打交道。在中东，这被意味着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打交道——而这就意味着与巴解组织打交道。舒尔茨忽视了这一点。当他将阿拉法特说成‘疯子’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与他自己的感情打交道。”《华盛顿邮报》1988年11月30日，第A23页）

最后，主席先生，我想请你帮个忙。基于几个原因，我想以个人的名义发言。首先，如你所知，敝人是你的前任之一。第二，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与这个组织有着联系。第三，我大部分的成年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一东道国的，因此我或许可以说，我对美国的政治事实不是一无所知的。

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我希望我不仅能够以伊拉克代表的名义，而且以我本人的名义，向华盛顿紧急呼吁，向美国当局紧急呼吁，特别是向国务卿紧急呼吁。国务卿有机会对付这一紧急局面，承认这一决定是严重的，是错误的，将极为严重地损害联合国，破坏联合国与东道国的关系，这将严重地打击中东和平的机会。舒尔茨先生是世界上杰出的政治家。他这样的生涯将载入史册。他有极好的机会，从这一记载中抹去这一污点，把这一污点变成崇高的优点。的确，在阿拉伯我们有这样一句话：“改正错误是优点”。

如果任何人的脑子里怀疑，在这一件事中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这一怀疑已经消

除。我们相信，美国代表团将会向国务卿和美国当局转达这一意见，我们相信，即使不做其他事情，国务卿也会仔细考虑联合国法律顾问的意见。

我们没有放弃希望，这一严重错误会得到改正。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希望提醒各成员，我宣布发言报名即将截止之后15分钟已经过去，现在我宣布报告截止。

萨利赫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今天我代表苏丹人民和政府在大会发言，我们对拒绝让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参加大会审议一事深表遗憾。使人感到特别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巴勒斯坦问题发生令人鼓舞进展的时候。在阿尔及利亚首都召开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特别会议做出的决定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进展，这些决定事实上承认了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并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家，这些决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被视为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积极的一步。

国际社会承认，巴解组织有公认的权利，可以参加大会届会和大会审议，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同所有其他方面一道参与所有努力。大会历届会议通过的决议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意愿。

巴解组织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是受《总部协定》的条款指导的。根据这一协定，国际组织和东道国都口径保证承认巴解有权选择其代表参加大会。

我今天所要讲的，只是重申秘书长在11月27日所讲的话，也就是东道国政府的决定是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作出决定，从而在中东打开了和平新前景的情况下作出的。我也要重申一下主席先生你在11月28日所说的话——那就是，根据《总部协定》第11第5段，东道国必须发给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入境签证。联合国法律顾问提出的法律意见也表明，所有正式条件都符合发给阿拉法特先生入境签证，东道国有责任履行其根据《总部协定》承担的义务。

昨天，第六委员会对现在载于文件A/43/900的决议草案表决的结果清楚地

表明，国际社会一致认为有必要遵守国际义务。国际法国际社会一致性的最为神圣的法律文件。它决不是空话。这就是为什么，应该由东道国为解决其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中东问题做出认真的贡献。要达到这一目标，不是靠堵住巴解的口——尤其现在巴解正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国际社会现在已经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

最后，我请东道国听取国际社会的一致意见，重新考虑剥夺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进入美国领土的权力的决定。

大会正在经受考验，大会应当经得住这一考验，要求东道国重新考虑它的决定，遵守其国际义务。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1974年11月22日通过的大会第3237（XXIX）号决议，我现在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观察员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英语发言）：人们决不会想到东道国竟会冒险，再次违反国际法律义务。在从12月至6月冗长的辩论中，大会毕竟审议了东道国另一次违反——或企图违反——其义务的做法。其结果应该真正地表明国际社会确实尊重义务以及真正尊重其义务的国家。不幸的是东道国又再一次违反其义务，并希望通过利用至少是错误的信息来证明它企图违反其国际法律义务有理。

我说“错误的信息”是因为1988年11月26日国务卿就亚西尔·阿拉法特签证申请的一项声明说：

“1988年11月24日”——我重复一遍11月24日——“我们收到了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一份签证申请，以便应邀参加在纽约市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会议。”

事实是该申请是通过通常渠道于11月8日而非11月24日提出的。但是在美国国务卿的声明中有些东西确实令人吃惊：他确实承认申请签证是为了使巴解组

织主席能够应邀参加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会议。当然，阿拉法特主席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会很喜欢作为旅游者到这个国家来。

但是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大会1974年11月22日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工作。因此我们看出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在试图给公众以错误的信息。这也许并不新奇，但是在此它并没有陈述事实。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11月23日通知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已于11月8日为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及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位同事申请签证。这一点公开予以了宣布，完全没有人评论，但是显然美国无人同秘书长联系，告诉他在此问题上有分歧之点。

根据《总部协定》我们确实知道，东道国有责任通知秘书长它们认为引起纠纷的事项。然而我们再次得知，直到再次提出护照——不是11月24日而是11月25日——为止，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接触。我们大家知道11月24日我们在庆祝感恩节，因此我们若去到驻突尼斯使馆外面等待一只火鸡那就太愚蠢了。就算申请是11月25日提出。

该问题再次被提到了东道国关系委员会。进行了冗长的辩论，这些辩论本来应该省去大会花费几个小时来重申已经讲过的东西。然而，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将引用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就该辩论所作的发宣：

“绝大多数发言者都认为，拒绝阿拉法特先生的签证申请违反——是违反了——美国根据《总部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在这方面，这些发言者赞成秘书长和大会主席的声明。”

请允许我表示我们对于主席先生你和秘书长的感谢，感谢你们采取了保卫联合国、保卫尊重法律的立场。

在此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关于申请等等，我所说的东西得到了法律顾问弗

莱斯豪尔先生所作声明的确认。他完全确认申请是11月8日提出的。我们只希望该声明现在就已经是一份放在大会各成员面前的文件，但是我们希望最终将会如此。

让我们努力在此之外发现一些东西。请让我通过你主席先生向各会员国表示感谢，它们昨天在第六委员会采取了明确的立场：121个国家赞同东道国关系委员会采取的立场，即东道国违反了其义务以及——这一点十分重要——东道国应该被“判定”违反《协定》。

每个人都在谈论浪费资金和资源等等，但是东道国美国政府却正在迫使本大会花费许多小时来设法纠正由于违反《总部协定》而造成的一种不公正。

我们相信大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容许东道国作出违反其国际法律义务而拒绝任何会员国或被邀请者自由来到联合国总部的决定。美国这一决定不应当被视为一个先例。这一机构采取行动和履行职责的自由不应由于作为《总部协定》另一方的东道国的操纵而受阻挠和破坏。

有人造成这种局势——我敢说是蓄意造成的——以此使我们不能履行我们的职责，这种事件在联合国历史上只有一次——我重复一遍——这种事件在联合国历史上只有一次。应该寻找其它办法，以便使大会不默许这种操纵。但是作为守信的人民，让我们希望东道国将重新考虑并撤销其武断的决定。希望没有什么害处，特别是在一个已经确定了时限的时刻更是如此。

让我们给东道国一些时间对它是否仍然希望在一个事件中成为罪犯进行思考和磋商。毕竟，在任何协定缔约国的关系中，信誉和对义务的遵守是基本原则，在美国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之间的协定上尤其如此。

我可以保证，阿拉法特主席将不会被阻挡提出和平的信息和采取现实和具体方法的计划，以便实现这项计划和结束流血冲突。美国不会被允许阻止阿拉法特主席或巴解组织在这里或在其他地方把这一信息带给这一崇高的机构。大会将向阿拉法特主席表示应有的欢迎，听取他的发言并表示支持和赞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今年11月于阿尔及尔举行的会议上所批准的和平计划。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提请大会注意报告员所指出的决议草案第三段中的一处改正。第3段的开始应该是：

（用英语发言）

"Considers that this decision ...", 而不是 "Considers that the decision ...".

（继续用西班牙语发言）

根据大会于1950年11月1日通过的第477(V)号决议，我请阿拉伯国家联盟代表发言。

法拉先生（阿拉伯国家联盟）（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向大会和联合国所有其他机构表示我们的感谢，感谢它们在维护联合国的概念、捍卫其《宪章》和与东道国签署的《协定》，以及保护所有国家、组织和民族解放运动指定它们参加大会会议的代表的权利方面正在起的日益加强的作用。

我从突尼斯来到这里听取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在大会中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审议时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发言。我甚至曾经打算代表阿拉伯国家联盟感谢美利坚合众国、该国总统、政府和人民向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提供的保护。我曾准备赞扬美国捍卫了《美国宪法》——美国人民对此有理由感到自豪——流传下来的传统。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所有这些价值都曾经鼓舞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者。

我甚至准备感谢美国保护这些权利的明显的意愿。

不幸，当我在来纽约的路上经过伦敦机场的时候，我震惊地获悉东道国决定拒绝根据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的要求发放出入境签证，违反了东道国根据《总部协定》的条款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

随后发生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们绝对无法想象这些事件会发生。实际上，我们一向认为美国是一个作为东道国拥有特别责任的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曾经相信，美国不会允许侵略者国家以色列剥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审议联合国有

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权利。

整个国际社会、包括以勇敢捍卫人权立场著称的美国人民，以及新闻界都赞同我们的观点，我谨在此向新闻界对事件所进行的客观报道表示敬意和感谢，全世界的新闻界也赞同我们的观点。

全世界都拒绝美国的立场。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亲自对美国的态度表示遗憾，这种态度不符合美国作为东道国承担的义务；副秘书长已经指出拒发签证的非法性。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谢德利·克利比先生已经把它称之为“扼杀和平之声的企图”。占压倒性多数的国家、人民和政府已经谴责了这一行动。

第六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已经提供决议草案——现在已经提交给大会——这项决议草案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只有美国和以色列投反对票，联合王国投弃权票。

对联合国拥有非常特殊责任的美国向犹太复国主义的游说压力屈服，从而拒绝国际社会要求听取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的观点的呼吁，这是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的。美国采取的这一行动只是偏向一个方面，即以色列。

美国是否认识到，通过其决定，实际上它已经把冲突转向对准阿拉伯世界中的温和力量，也就是它们在该区域的朋友，并且转向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所代表的巴勒斯坦本身的温和力量。

除了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阿拉伯的温和态度代价高昂，将受到制裁，而以色列的极端主义将获得奖赏之外，我们还能怎样理解美国这一行动呢？

如果美国政府希望与以色列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一政策为了极端主义而牺牲温和主义，并引起以色列永久实际占领和扩张主义政策——这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政府的决定沉重地打击了和平努力和温和政策；这是对那些曾经把赌注压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有效和建设性参与之上的阿拉伯人的一种藐视。这就是乔治·

舒尔茨先生所采取的不幸立场的效果。

在国际社会——包括美国——正在为该地区的真正和平作出努力时，美国以其行动帮助以色列不为创造和平作出努力，无视导致创建以色列的决议。

意想不到的是，美国却对恐怖主义的沙米尔给予最隆重的欢迎，欢迎他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似乎对他继续运用恐怖主义对付巴勒斯坦人民和使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访问联合国总部成为不可能感到骄傲。

阿拉法特先生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同华盛顿对英国占领的抵抗是完全一样的。美国首都乔治·华盛顿塑像标志着通过行动和斗争赢得独立，因为和平不能仅仅通过希望来获得。

人们常常说巴勒斯坦事业的历史是失去机会的历史。说由于巴勒斯坦人民道路上的障碍而失去了机会难道不对吗？美国的决定是另一个障碍。正是阿拉法特先生希望消除阿尔及尔会议决定方面的疑虑。正是乔治·舒尔茨希望通过对巴勒斯坦人保持沉默的密谋来创造另一个失去的机会。我们相信，他逃脱不了这一罪责。

奥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国最严肃地承担了作为东道国的责任。我国政府按照惯例签发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其他成员的签证，根据美国法律，这些人本来是没有资格获得签证的，这样做保障巴解的观点能够在联合国得到阐述。因此，我国政府不同意该决议草案的基调和内容，将对此投反对票。

在第六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和在11月28日召开的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会议上，美国详细地阐述了拒发阿拉法特先生签证的理由。我们认为，这些理由是令人信服的，我们支持这一决定。

简言之，拒发阿拉法特先生签证这一行动完全符合美国与联合国签订的《总部协定》，这包括我们保护国家安全的权利，根据这一权利所确立的以往的先例和任何东道国保护其国家安全的已得到广泛承认的固有权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关于第六委员会的建议，各国代表团的立场已在本委员会清楚地表明，已反映在有关的正式记录中。

我愿提醒各成员，根据第34/401号决定第7段，大会一致认为

“如果一个主要委员会和全体会议审议同一决议草案，各代表团应尽可能只解释投票一次，即在委员会，或是在全体会议，但该代表团在全体会议的投票与其在委员会的投票有所不同时，不在此限”。

在请第一位发言人在投票前解释投票之前，我愿告诉各成员关于第六委员会的报告（A/43/900）第6段所建议的决议草案第5段，有人建议加入该决议草案第5段的日期应是1988年12月1日。

如果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大会接受了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因此，我们一致认为，第5段中要说明的日期应是1988年12月1日。

现在我请愿在投票前解释投票的代表发言。

我愿提醒各代表团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定，解释投票仅限于10分钟，应在各自的席位上发言。

诺格拉·巴蒂斯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关于对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A/43/900）的审议，我愿将巴西准备完全支持该报告中的决议草案载入记录，第六委员会已向大会建议，通过该决议草案。

该决议草案所表明的共同关切和要求已由巴西在11月28日于巴西利亚发表的新闻公报中单独表明了。该新闻公报内容如下：

“巴西已关切地注意到美国政府已拒绝向准备到联合国大会发言的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签发入境签证。

“众所周知并且根据大会第3237(XXIX)号决议(1974)，巴解在联合国拥有观察员地位，享有相应的权利。设置一个障碍使巴解领导人在大会发言成为不可能不仅威胁了观察员的权利，而且也威胁了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正是这个最高级的国际论坛的实质。

“巴西政府不得不对拒发巴勒斯坦领导人签证的决定感到遗憾，希望这一决定得到审查，使该决定符合东道国所承担的法律义务”。

我们希望美国主管当局严肃考虑大会即将发出的集体呼吁，结果使美国当局能够向阿拉法特先生签发入境签证，允许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听取巴解组织主席的发言。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已经听取了表决前解释投票立场的最后一位代表的发言。

现在大会对第六委员会报告（A/43/900）的第6段中提出的决议草案作出决定。

要求进行唱名表决。

进行了唱名表决。

主席抽签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先投票。

赞成：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文莱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缅甸、布隆迪、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喀麦隆、加拿大、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

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柬埔寨、民主也门、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所罗门群岛、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拉圭、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津巴布韦。

反对：以色列、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决议草案（第43/48号决议）以151票对2票、1票弃权获得通过。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那些愿解释他们的投票立场的代表发言。

澄夫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认为，考虑到美国作为东道国与联合国之间自联合国建立以来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刚才通过的决议的某些部分措词可以更加恰当些。然而，我们感到遗憾，巴解主席被拒绝了在本届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机会，因此，我们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他代表欧洲共同体成员国。

鲁库纳斯先生（希腊）（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解释对刚才通过的决议的投票立场。12国关切地注意到美国政府拒绝发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先生入境签证，使他不能访问联合国总部，就巴勒斯坦问题向联大发言。

12国认为，根据《总部协定》和联合国法律顾问的意见，阿拉法特先生应该被允许在纽约对联合国大会讲话。

12国同样坚定地认为，在中东局势的这一关键时刻，不能妨碍联合国作为一个论坛，让争端一方的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表达意见的作用。而且，12国认为，必须维持和鼓励巴勒斯坦全国理事会最近的决定所造成的势头。12国要求美国审查那些法律理由，重新考虑它的决定。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希腊常驻代表代表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发言，向大会表达了我国代表团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此外，我国代表团已有机会，两天前在东道国委员会，昨天又在第六委员会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此，我将简单地重申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几点。

我要清楚地表明，英国政府认为，应该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先生来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这是美国的法律义务。我国代表团赞同联合国法律顾问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

然而，正如我们认为美国应对联合国表示尊重，我们同样认为联合国应对美国表

示尊重。大会刚才通过的决议应在行文中反映出这种相互尊重。

我们昨天努力争取这样的行文，以便在不影响草案实质的情况下，使我国代表团能够投赞成票。不幸的是，该草案的制定者们不愿接受我们的建议。因此，我们投了弃权票。

福蒂埃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加拿大投票赞成刚才通过的决议草案，以表示我国对东道国1988年11月26日所作出的决定的关切。加拿大首先考虑的问题同这一决议考虑的第一个具体步骤是一致的，那就是确定美国是否会重新考虑这项决定。

这方面，我们希望记录表明，我们对决议的行文有所保留。我们特别认为，执行部分第二段和第三段的行文可以写得更具有建设性。

博勒姆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澳大利亚投票赞成大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澳大利亚同意决议所表达的原则。然而，澳大利亚更希望，执行部分第二段中不要使用“深表遗憾”一词。

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长、参议员加雷斯·埃文斯11月28日在澳大利亚议会上说：

“澳大利亚政府感到遗憾，美国当局决定拒绝发给巴解主席阿拉法特签证，使他不能在联合国大会本届会议上讲话。”

澳大利亚认为，这里使用“遗憾”一词更为恰当。澳大利亚也对大会使用序言部分第五段和执行部分第三段中有关解释《总部协定》的行文是否妥当有所保留。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大会刚刚通过的决议的执行部分第5段，大会将仍旧审议这一问题，考虑到议程项目137仍在由第六委员会审议，我想重申，从原则上说，若有必要，大会将于12月2日星期五，再次审议这一问题。

## 议程项目 36 (续)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A/43/22 )。
- (b) 监测向南非供应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报告 ( A/43/44 )。
- (c) 秘书长的报告 ( A/43/682 , A/43/699 , A/43/786 )
- (d)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 A/43/802 )
- (e) 决议草案 ( A/43/L. 30/Rev. 1 , A/43/L. 31 和 Corr. 1, A/43/L. 32 和 Corr. 1 , A/43/L. 33 和 Corr. 1, A/43/L. 34 和 Corr. 1, A/43/L. 35 和 Corr. 1 , A/43/L. 36 和 Corr. 1, A/43/L. 37 和 Corr. 1, A/43/L. 38, A/43/L. 41, A/43/L. 42 )。

马泰内先生 (以色列) (以英语发言)：多年来，以色列的许多代表不断来到这一讲台上，表明以色列坚决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今天，我与我的前任一样，再次表示以色列坚决反对并否定种族隔离，正如我们谴责所有形式的种族主义一样。我们谴责种族隔离。种族主义是人类所表现出来的最残酷的不人道行为。它是最严重的道德败坏。种族隔离在我们的世界上没有市场。不管种族隔离在什么地方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都应立即把它消灭。

以色列国及其公民对这一问题尤其敏感。40 多年前，6 百万犹太人——即世界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一——因为纳粹的种族主义而被谋杀在纳粹死亡集中营的火炉之中。他们之所以被屠杀仅仅是由于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即便在这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前，犹太人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也深受种族主义的迫害和压迫。

由于这一痛苦的历史经历，我们明确否定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以及世界上的其它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歧视。在耶路撒冷，我们的议会已经通过了一系列的反种族隔离决议。以色列政府及其过去与现在的领导人们也发表了许多庄严声明，反对

种族隔离。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代表们也已经与非洲领导人们签订了联合公报，重申我们反对种族隔离。我们也在许多场合发表讲话，向联合国的各机构和组织表明了我们的立场。

近年来，以色列政府还采取了进一步措施。以色列政府根据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对南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制裁。1987年3月，这些措施得到执行，从此，以色列政府一直不断地减少其与南非的关系。简言之，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在南非投资；中断与南非那些和种族隔离政权有任何关系的组织的所有文化联系；就在最近，以色列惩罚了一批在南非参加体育活动的以色列运动员禁止与南非进行任何科学合作；不鼓励相互之间的旅游往来；禁止将以色列港口作为南非的中转港口。

此外，以色列政府还设立了一个特别基金，以促进执行设在以色列的训练部，在诸如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等方面培养来自南非黑人社区的代表。

同时，也应指出的是，以色列与南非黑人社区之间的关系已得到了加强。以色列劳工联合总会已命令其各公司与联合大企业中止其与南非的关系，并与非洲黑人工会发展关系。到1988年年底，以色列所接收的黑人受训人员将达到100名。这些受训人员将在亚非学院与卡麦尔山中心学习有关合作发展的各种课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课程是目前正为来自黑人社区的25名学生所开设的《人民组织在国家和社区发展中的作用》。以色列是极少数开设这些建设性的课程，提供这些建设性训练的国家之一。我们呼吁世界各国都以我们的榜样，在其各自国家内开设这种课程。

此外，根据往年的传统，1988年期间，一批来自南非的著名黑人领导人访问了以色列。南非当局试图镇压《每周邮报》的反抗呼声，而反对南非这一做法的国家寥寥无几，但以色列又是这些少数国家中的一员。《每周邮报》的编辑认为有必要为此向以色列表示感谢。

以色列深信，这些实际措施将继续大大有助于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斗争，同时也将鼓励南非人口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和平与和协。以色列政府也准备与其他国家合作，以促进为南非黑人社区代表所开办的这些训练项目。

所以说，以色列正沿着与种族隔离斗争的正确道路前进并迈出了很大的步骤，以色列在今后仍将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一些成员最终还是看到并提及了以色列采取的积极步骤，我们对这些成员表示感谢。然而，我不得不对这场辩论中每年都搞的形式提出一些看法。表面上，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讨论令人不安的种族隔离问题。但是，讨论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时，总有这么一种倾向：滥用会议的辩论，蓄意对我国进行攻击。我们再次“荣幸地”有一个特别针对我们的报告和决议，这个报告和决议无中生有地指责以色列与南非有“特殊”关系。只要特别委员会不最后决定不歧视、不单独列出哪个国家、不谩骂、不凭空捏造事实，我们就必然要要求各会员国反对有关以色列与南非的关系的决议草案以及其他单独列出以色列的任何玩世不恭的决议。

自从辩论开始以来，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团按惯例举出一系列所谓的事实，声称以色列和南非之间存在着所谓的特殊关系。它们令人作呕地指控我们与南非有联系，所有这些都是捏造的。所有这些指控没有一条被证明是真实的，人们对此不会注意。在这次会议的辩论中事实是无足轻重的。

阿拉伯国家发起使以色列名声狼籍的运动，而那些正在同种族隔离斗争的国家会感受到这场运动的最令人遗憾的结果。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攻击只能使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变得无足轻重。那些指控以色列的阿拉伯代表企图利用这个问题捞取政治资本，对他们来说，种族隔离问题只是使对我国的攻击升级的另一种宣传工具。

但是，在隧道的尽头总有光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阿拉伯国家挑拨以色列和非洲之间的关系企图正在失败。阿拉伯各国已经开始



发现靠捏造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能把非洲引入歧途。阿拉伯的谎言慢慢地暴露出来。在公开的方面，阿拉伯国家发现越来越难以阻止非洲国家恢复与以色列的关系。非洲国家代表私下里对某些阿拉伯国家为政治目的玩世不恭地利用种族隔离问题感到十分厌烦。

在过去的辩论中，我国代表团针对我们的每一条指控进行了驳斥。我们同南非的贸易量非常之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贸易量少于1%。秘书长本人也证实关于以色列和南非核合作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国代表团也已经谈到了所谓的非洲—阿拉伯团结问题。在前几次发言中我们已经指出了阿拉伯在非洲的奴隶贸易及其持久影响的事实。我们已经告诉各会员国利比亚成功地招募了一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雇佣军来帮助利比亚反对乍得的战争。去年乍得代表证实利比亚在反对乍得的战争中利用了巴解恐怖分子。

在过去的辩论中，我国代表团也集中谈到了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南非之间大规模的石油贸易。某些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一直试图掩盖自己与南非之间的贸易，以免被公开揭露，这种努力在夸大所谓以色列与南非之间的关系的阿拉伯运动中起着—一个主要的作用。

去年和前年，我们准备了一个关于石油贸易问题的全面的报告。我们的资料来源是无可指责的。我们的资料来自海运研究局——一个设在荷兰的反种族隔离组织——和伦敦的劳埃德海运协会。我们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从1980年至1984年，阿拉伯国家向南非的石油出口达到将近1百亿美元。自从我们上次提交报告以来，海运研究局于1988年9月发表了一份新的报告。该局的研究表明情况丝毫没有改变。报告清楚地说明从1979至1987年这8年的时间内有5,000多万吨原油从波斯湾运到南非。这当然直接地违反了对南非禁运的措施。

我国代表团也希望各会员国注意监测向南非提供和运输石油和石油产品的政府间小组的报告（A/43/44）。这个报告列举了不少参与向南非运输石油的阿拉

伯国家。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令人不安的事实似乎毫不重要。以色列仍然成为替罪羊。以色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单独列出。这都是根据双重标准判断的。

种族隔离是一个滔天罪恶，这个罪恶不能被如此玩世不恭地当作一个向我国发泄仇恨的工具用以污蔑中伤。我们应该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消灭种族隔离和我们世界上一切形式的歧视和不容忍。\*

贾亚先生（文莱国）（以英语发言）：种族隔离的哲学根据肤色将人们分类，并坚信南非的白人少数由于肤色的原因有资格统治一个国家，而多数黑人只能在最为悲惨的条件下生活于隔离的地区。这是一个对黑人进行非人的镇压的制度，这是制度是对人类的污蔑，早就应该废除。

然而，每年各会员国出席大会都得讨论这个问题，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已经通过了许多决议谴责种族隔离政权的罪恶政策，始终如一地声援南非被压迫的人民。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一切都已经说过了。然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绝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一放松警惕就只会使种族隔离政权继续更加顽固、更加傲慢。我们绝不能把我们目前的辩论看成例行公事，因为我们坚信国际社会有主持正义的道德责任。黑人居民必须享有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

正当我们在这里讲话的时候，南非长期受苦受难的人民仍然处于残暴的当局的镇压之下。今年6月比勒陀利亚政权将紧急状态法延长一年。这再次清楚表明该政权顽固坚持其“现在种族隔离将来也永远种族隔离”的政策。

种族主义政权不但对南非黑人施以暴行而且对独立的前线国家的人民也施以暴行。我国代表团完全意识到种族隔离不仅仅是一个南非的问题；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种族主义和侵略政策严重地破坏了南部非洲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

\* 由副主席布兰科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主持会议。

文莱国坚定不移地反对种族隔离，我重申我们一贯坚决谴责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文莱国外交部长上个月也在这个会堂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对南非施加政治经济压力，以便使种族隔离政策能被废除。我们将坚定地坚持我们的立场，直至这个可憎的制度彻底灭亡。只有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南非被压迫的人民的勇敢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最后，我国代表团对以约瑟夫·加巴先生为主席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为实现我们的崇高目标所表现出的高度责任心和作出的不懈努力表示赞扬。我们必须加强反对这种可憎的制度的活动，减轻我们的兄弟的苦难。

蒂汉基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一个星期后，我们将庆祝《世界人权宣言》四十周年。四十年来，在我们组织艰难地起草和通过作为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崇高原则和目标的支柱的所有人权文件中，《宣言》一直是一个基石。

不可否认，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族灭绝和道义暴行，多年来《宪章》中阐述的原则激励、并将继续激励人们通过确保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的国家宪法和法律，以及国际公约。

虽然这一成就完全可以成为有意义地庆祝《宣言》四十周年的基础，但我们为这样的令人震惊的事实感到悲哀：由于南非政府不人道地推行种族隔离，《世界人权宣言》在其四十年的存在期间没有能够触及南非被压迫黑人的生活并使他们的生活充满尊严。

这么多年来，南非黑人蒙受了种族隔离罪恶统治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痛苦；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推行系统化的种族歧视制度，以维护白人少数在该国的至高地位。

对南非政府来说，仅仅由于黑人肤色是黑的，他们不应该享有《宣言》中所载的基本人权；这是对联合国赖以成立和坚持的崇高理想和原则的猖狂嘲弄。

似乎我们这一庄严机构永远在审议南非遭到普遍谴责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一问题。

几乎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每年都进行辩论，通过决定和决议，以结束这一野蛮政策。这一问题出现在大会议程上如此之久，以致于许多人越来越担心辩论变得每年一次的徒劳的例行公事。

然而，菲律宾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认为，我们的辩论表明，联合国会员国坚定不移地决心与种族隔离进行斗争并消灭它；种族隔离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没有滋生之地，得不到宽容。

会员国必须超越所有的政治、经济和其他不相关的考虑，表现出强大的政治意愿，以赢得这场反对压迫、不公正和人的不人道的战斗。

自从去年关于这一项目的辩论以来，南非的局势严重恶化。该政权加剧了对长期蒙受苦难的种族隔离反对者的镇压行动。夺去许多人生命、并使几千人包括儿童身陷囹圄的紧急状态再次得到延长。在紧急状态的幌子下，南非当局重新公开采取了大规模迫使黑人搬迁的政策，以完善它们巩固所谓“家园”的计划。为了压制关于所有这些暴行的新闻，对外国和国内新闻媒介实行了严格的限制。为白人和黑人进行了单独的选举，所有这些都是旨在剥夺当地非洲多数人基本的权利。

这种情况很多，不胜枚举。难道非洲黑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不会结束吗？难道南非和该区域不幸的黑人继续得不到和平吗？

现在是时候了，必须抛弃比勒陀利亚许诺的改革所产生的虚假的希望；这种许诺的改革仅仅是令人一目了然的绥靖行动。

现在是时候了，必须认识到，正如各个事件已经表明的那样，劝说没有用的。现在是时候了，必须更多地考虑尊重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或宗教，更少地考虑宝石、铀、煤、金和其他贵重金属。

菲律宾坚信，现在是体现出与种族隔离进行斗争并消灭它的必需的强大政治意愿的时候了。国际社会只有一种迫使比勒陀利亚统治者放弃种族隔离的和平手段，这就是根据《宪章》第七章实行强制性和全面的制裁。

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履行它们在这一方面的责任。只有向南非实行强制性和全面的制裁才能使得该国的政权认识到，它继续和毫无理由地蔑视联合国谴责其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是再也不能容忍了。

毛希丁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在目前的时代和时刻，人类男女的价值应该由他们的肤色来决定，这实在是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令人羞耻的评论。

国际社会居然会在沉默和不抗议的情况下允许这种罪恶的不公正继续存在，这更应该受到严责。

种族隔离是一种必须被铲除的罪恶制度。这种状态今天对于许多人来说是能够接受的，这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我们悲哀地看到，依然有许多人认为，改革能够使这种制度获得尊重。

这是不可能的。种族隔离不能改革。它必须得到彻底地废除。不然，它将象一个恶性肿瘤一样不断侵蚀着人类国家。如果比勒陀利亚不自愿这样做，那么世界必须迫使它这样做。

拖延的每一个小时就意味着更多的痛苦。拖延的每一天意味着更多的苦难。我说的不仅仅是几千名在南非监狱中日渐衰落的曼德拉们；我说的是整整一个身陷囹圄的民族。我们不能通过无休止地拖延来剥夺他们的正义。不对罪恶进行挑战就意味着宽容罪恶。

《联合国宪章》载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愿望。因此，它必须加强我们对最受珍惜的我们时代的理想的信心，即所有人类生来平等。这绝不是一种比勒陀利亚赞同的价值观念。我们与南非说理争论，哄它求它。除了全面强制性制裁，我们尝试了一切和平、非暴力的手段。难道还有比这些更适合地执行第七章规定的行动的情况吗？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至少在四个重要的领域停止同南非的一切接触：

第一，我们大家必须毫无例外地不向南非提供不管宣布用于何种目的的将加强其军事能力的设备和技术，诸如，计算机、雷达和电子设备等具有双重目的的项目必须包括在内。

第二，将支持该政权的重要商品，例如石油和汽油绝不能提供。遵守这一规定的企业必须得到奖赏。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应保持高度警惕，如果有任何不道德的贸易机构企图从中牟取暴利，必须在国际上加以揭露。

第三，所有流入南非的资金，不管是私人或政府的投资、信贷或借款都必须停止。我们赞扬那些停止向南非提供借款的人体现出来的精神。

第四，同南非在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例如体育接触或访问应减少到最低限度。心理上的压力是很大的。我深信，这种压力将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目标。

有人争辩说，这种措施将增加黑人多数的痛苦。黑人多数似乎相信，他们愿意为了未来的尊严和体面地生活经受这种痛苦。他们确实是正确的。我来自曾经为自由用血汗和眼泪付出沉重代价的孟加拉国。孟加拉国没有为此感到遗憾。这种牺牲将使赢得的自由更加珍贵。

孟加拉国同其他国家一起坚决要求比勒陀利亚立即释放所有犯人、被拘留者和受到限制的人士。必须允许新闻界进行客观的报道。所有歧视性法律必须废除，所有工人必须享有工会权利。班图斯坦结构应该消除。在安哥拉南部的抢劫成性的南非军队应该撤走。为了建立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比勒陀利亚必须同黑人多数的真正领导人进行政治对话。南非必须听取反映在联合国各项决议中的国际社会的强烈要求，否则将作为一个被遗弃的卑鄙的成员赶出国际社会。

我们敦促南非少数人割断同它们的令人憎恶的政权的关系。如果它们这样做的话，它们肯定会感到更加心安。我们保证向它们提供全力支持与合作，协助它们同

多数人发展和睦关系。这一点能够做到、也必须做到。这是南非所有社区必须一起应付的挑战，这样的话，它们才能够一起和平地享有它们富饶土地上的财富。

南非是我们良心上的一个污点。这是由于一个无知的、不负责任的种族主义政权胡作非为造成的。世界不能永远感到深深的内疚。

该由我们采取行动，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消除这种压力。我们的行动也许今天或者甚至明天也不会开花结果，但是，这些行动将推动这一进程，最重要的是，由于我们真正地作了尝试，我们将在子孙后代面前免受指责。

瓦西里耶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俄语发言）：联合国曾经决定，其紧迫任务之一是消除以种族隔离政策为基础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显然，该政权与普遍的道德和国际法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大会经常重申、并特别在第42/23 C号决议中重申，种族隔离是一种危害人类罪行，并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但是，尽管所有正直的人民越来越感到义愤填膺，但种族隔离继续存在。此外，越来越多的受害者遭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恫吓和镇压，企图镇压正在为争取基本人权进行斗争的南部非洲人民的大规模示威活动。

最近，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通过了决议，强烈谴责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和做法以及种族主义者犯下的大规模逮捕和暗杀罪行，并紧迫地要求释放所有因政治原因被拘留的人。

这些决议还强调，只有在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和建立一个统一、多种族的和民主国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公正、持久地解决南非问题。

南非爱国力量、首先是他们公认的先锋——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起的斗争的主要目的正是为了建立这样一种社会。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强调：

“……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加紧镇压，企图镇压该国任何形式的抵抗运动，

并强行实施其政治计划。”(A/43/22, 第183段)

今年2月,比勒陀利亚政权禁止了包括联合民族阵线和南非工会大会在内的一些群众民主组织的政治活动,这就是一个明证。一些教会领导人在去议会抗议这项措施并要求改变这项决定的途中被逮捕。禁止民主的反对派组织的活动再次暴露了种族主义南非政权的真正面目,该政权一直企图完全压制该国的任何进步运动。

在今年3月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会议上审议这个问题的时候,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些行动受到国际社会决大多数的一致和坚决的谴责。这些行动被十分正确地视为政治暴力的新表现,种族主义政权对本国人民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中的又一项罪行,以及对公认的法律和自由原则的违反。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各位代表在本届会议上所作的发言提到了一些事实,证明南非局势正在恶化。比勒陀利亚政权恢复并加强了紧急状态法,将其扩大到整个南非领土。结果是,对有色人种的人民居住的城镇实际上实行了宵禁,并且几乎完全禁止新闻活动。该政权加紧任意地大规模捕人,以及不加审讯地把人拘留起来,许多被监禁的非洲爱国者受到折磨并被杀害。然而,大规模的镇压、暴力和根据持续的紧急状态法实行的严格限制压制不住人民的愤怒和抗议。

种族隔离政权正考虑采取进一步的立法措施,迫使其反对者保持完全沉默。人们在这个讲台上多次指出,种族隔离政权不仅给南非人民造成极大痛苦,而且通过对独立的非洲国家推行侵略、颠覆和恫吓政策,对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造成真正威胁。

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对抗态度,这主要是由于它得到一些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这已不是秘密。



这方面的很多事实载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我要在此提到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说的话：

“种族隔离是对人类良知的最大嘲弄。我们吃惊地看到，如此卖力地谈论人权问题的国家却对该政权的丑恶行动视而不见”。

无疑，某些西方国家与种族隔离政权的勾结，是使国际社会为有效地孤立和抵制该政权的努力失败的主要原因。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当局在国内外的行动，使联合国、其他国际组织和广泛的国际公众舆论对于加强对种族隔离的政治和经济压力的要求变得更加紧迫。甚至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者们现在也意识到，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紧急状态法和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清楚地证明，该政权在寻找适当地解决该国各种问题的政治办法方面无能为力。

联合国应采取新的和更有效的措施，消除南部非洲这块危险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生存之地。

在该问题上，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国际社会就立即对南非施行强制性制裁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我们赞成各国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已经采取的各项决定、尤其是对南非施行武器禁运的决定。

我们遵循我们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一贯原则立场，严格遵守广为人知的各项国际协议的规定和安全理事会与大会的各项决定，这些文件都是为了消除这种可耻的现象。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据该项目提出了五项决议草案的事实证实了我们对种族隔离政策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这种立场，即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施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将是消除种族隔离和履行联合国对于维护正在受到种族隔离政权威胁和侵犯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恰当、有效与和平的方法。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站在南部非洲各国人民一边。我们赞成实现政治解决。我们支持南非人民为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和在一个自由、民主、统一与非种族的南非行使其自决权而进行的斗争。

塔纳西耶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正当各方为改善国际政治气候而作出双边和多边的重要努力的时候，我们召开了大会本届会议。联合国应作出重要贡献，以便为创造新的机会解决争端、恢复和加强和平、以及提高人们对对抗将让位于合作的希望。

不幸的是，不是在世界所有地区都能看到这种积极的事态发展。南非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的局势正进一步恶化。主要原因当然是对国际社会宣布为对人类犯罪的种族隔离现象的继续存在。

自从施行紧急状态法和其他后来的规则之后，对该国黑人的残酷和随意镇压大幅度升级。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自由战士、领导人和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组织的活动家被任意投入监狱。南非政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无端地对邻国采取侵略行为。

我们深感关切的是，种族隔离制度是日益严重地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消除种族隔离现象已成为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主要目标 and 责任。

人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不能改革种族隔离制度；只能加以谴责并彻底根除其所有形式和表现。我们只能通过统一和完整的南非建立一个以平等及让全体人民充分和自由地进行成人普选为基础的民主政权，才能保证南非和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罗马尼亚对种族隔离的立场是众所周知。我们已多次在各种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中加以重申。

坚决谴责种族隔离的政策和行为并给予各国人民为实现其自由和体面生活的愿望而进行的解放运动以战斗声援，这就是罗马尼亚对该问题的立场的基础。

我们认为消除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还应包括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证该国全体人民享有充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它还需要采取旨在改善该国人民经济、政治、

社会和文化条件的措施，才能在就业、饮食、卫生、住房和教育方面消除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我们认为，全体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应当继续把反对种族主义政策和种族隔离作为最优先的任务。

罗马尼亚坚决反对南非的所谓改革，这无法实现结束现有的紧急状态法的目标。我们呼吁取消种族隔离法、解散各班图斯坦、取消对所有政治组织和派别的禁令、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及让一切政治流亡者和自由战士返回原地。

罗马尼亚尽自己能够采取的一切手段，积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种族隔离，使他们能够充分行使自由和独立发展的权利。无疑，消除种族隔离和保证全体人民的平等权利是我们时代的紧迫需要。我国充分相信，这是实现各国人民对进步、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和平的愿望的唯一方法。罗马尼亚一贯谴责种族主义南非政权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和对独立的非洲国家不断发动的侵略，呼吁停止这种行为并充分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罗马尼亚一贯极为注意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友好与合作关系。

我们认为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歧视、以及创造条件以使南非人民能够自由地参加建造自己的未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目标，联合国和全体国际社会在采取有效行动时必须适当考虑到这一目标。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联合国会员国表明支持采取有效措施，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并支持非洲国家呼吁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的正义要求。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想重申罗马尼亚与南非当局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很自然，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将执行联合国为反对种族主义与种族隔离而通过的各项方案作为最为首要的任务。

罗马尼亚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最为重要的是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以全面铲除种族隔离政策，因为这一政策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蔑视，同时也对世界和平与安全造

成了严重的威胁。

最后，我想再次向南非人民表达罗马尼亚全力支持他们为争取平等与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并给予他们以战斗的声援，我们坚信，联合国为消除种族隔离这一不合时代潮流的政策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将会推动实现这一崇高目标，也将会推动消除对南非人民的歧视与剥削，使得南非人民能够充分享有自由与完全平等的权利。

安·赫克斯夫人（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正如大会长期以来所承认的那样，种族隔离是一种绝无仅有的滥用。我国总理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回顾了大家对种族隔离所抱有的共同憎恶之感。还没有任何其他对人权的破坏能够引起国际舆论如此的协调一致。但遗憾的是，过去一年的事态表明南非少数人政权不顾全世界的谴责继续抱住种族隔离制度死死不放。

南非对批评所作出的反应是消极的，非建设性的，这是在意料之中的。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行动与新闻自由的限制进一步增强，范围不断扩大。南非政权再一次延长了紧急状态，并为加强《种族区域法》的条款提出了立法。比勒陀利亚谈什么政治演变。它虽然放松了种族隔离法中一些无关痛痒的内容，但对这一令人憎恶的制度中主要支柱丝毫没有触及。

新西兰同其他国家一样敦促比勒陀利亚用和平手段终止种族隔离制度。我们曾经期待南非当局能够有所表示，愿意同有信誉的黑人领导人进行真正的谈判，但却毫无结果。事实是，南非的黑人大多数仍然是它们自己土地上的外国人，对于他们自己的未来毫无发言权。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在白人社区有一些人继续作出种种努力，以便寻求和平变革，因为他们意识到目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是，正如最近举行的市政选举所表明的那样，白人少数还没有承认南非局势是不公正的，还没有认识到有必要终止种族隔离制度。南非最受尊重的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仍然被监禁。今年7月我国总理在与澳大利亚和爱尔兰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呼吁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呼吁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如果能这样做的话就会向那些尊重自由、尊重民主进程的人清楚地表明南非政府真正愿意参与通过

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新西兰反对种族隔离，反对这一制度所代表的一切。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我们这一多种族的民主国家所具有的经历和信仰。事实是种族隔离必须予以终止，以建立起一个平等、没有歧视与互相尊重这一基础之上的多种族国家。然而，仅仅依靠言词是不能使南非当局回心转意的。很显然只有通过增加对南非的国际压力，才能使南非政权认识到有必要进行变革，否则局势将进一步恶化，造成更多的暴力与流血。国际社会有责任使南非政权真正认识到有必要进行变革。只有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并且由所有国家所接受并执行，这样国际压力才能最为有效。

新西兰期望同国家一道做出努力，以终止种族隔离。我们认为经济制裁是保持并增加压力的有效办法。新西兰已经执行了英联邦所建议的所有措施，同时也执行了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所有措施，不管是强制性的或是自愿性的措施，我们都予以实施。确实，作为1987年4月执行经济制裁的结果，新西兰1987至1988年度从南非的进口大幅度削减。新西兰继续承诺执行英联邦或联合国所通过的任何进一步措施。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能够积极参与石油禁运政府间小组，我们期望这一贸易禁运能够进一步提高效力，因为石油对于南非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除其他活动之外，1985年的拿骚协议为目前英联邦采取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奠定了基础。1987年关于南部非洲的奥卡纳甘声明与行动纲领则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新西兰赞扬英联邦外长委员会所作的工作，建立该委员会是为寻求英联邦在南非实现各种目标提供指导。英联邦的目标之一就是实施更为广泛、更为严格和更为强硬的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措施。

我们期望更多的国家采取有效行动，否则在南非实行真正变革的前景将依然是暗淡的。我们认为，采取这些行动的负担应该由整个国际社会予以分担。我们预计南非将会采取种种步骤以保护其地位。例如，南非对诸如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所发出的合理的、并不激烈的呼声不予理睬。相反，南非不惜花费大量财力进

行宣传，以便使种族隔离的南非有一个好的形象。

此外，比勒陀利亚对其邻国的抗议所作出的反应是不断地对这些邻国的主权完整进行武装进攻，同时还破坏这些国家的经济稳定。例如，直接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暗杀活动，这是比勒陀利亚恐怖主义活动的可悲的一面。新西兰政府并不支持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实行暴力，但是考虑到南非政权继续不断地进行挑衅，并考虑到种族隔离制度本身所包含的暴力性，我们对那些在南非寻求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社会的人们的沮丧心情表示理解。

同样，我们对南部非洲的严重局势表示关注，这一严重局势是对前线国家实行有预谋的破坏政策的结果。邻近国家，例如莫桑比克的境况现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使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援助该地区国家的愿望。

最后，我们坚决拒绝南非和种族隔离政策。我们将继续通过各种实际方式来表明这一反对态度。我们重申我们决心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为结束种族隔离而斗争。

诺格拉·巴蒂斯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自从去年关于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辩论以来，南部非洲地区的某些事态发展使人们有理由持乐观态度。首先，在不久的将来展开人们期待已久的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目前看来已经成为一种明确和具体的可能。南非与前线国家之间紧张局势的缓和似乎也是可以查觉的。还有一些事态表明了一种积极的倾向，人们希望这将成为持久的趋势。

显然，南部非洲和平进程的进展本身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南非和该地区紧张局势的根源：丑恶的种族隔离政权。

虽然存在一些零散的积极事态，例如赦免沙佩维尔6人的死刑，南非这个自1985年以来就处于持续的紧急状态的国家局势实际上仍在继续恶化。在2月份，南非政权严格限制了17个主要反种族隔离组织和18名社区领导人的活动。

它还限制了南非最大的工会联合会的活动。南非当局继续推行暴力行动，包括强制迁移黑人人口，毫无理由地拘留反种族隔离者。

巴西代表团同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持有同样的看法，即南非当局必须采取重大政治措施，确保黑人多数有机会自由表达其见解，有效参与南非的政治生活。只有通过同主要黑人领袖的广泛和有代表性的对话才能做到这一点，同时，这将特别需要取消紧急状态，释放所有政治犯，撤销对政治组织的禁令，停止采取镇压政策和暴力做法。

巴西认为，国际社会应继续施加压力，促使南非政府彻底消除种族隔离。我们始终相信，全面强制性制裁是国际社会集体施加这类压力、同时具体表明其否定种族隔离的共同意愿的最有效手段。

巴西对铲除种族隔离的关注还可以联系到南太平洋国家的愿望，即有一个非种族隔离的南非加入到该地区和平与合作区中来。因此，我们坚决支持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如7月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和平与合作区国家第一次会议《最后文件》（A/43/512，第11段）所说的那样，作为“实现南太平洋和平与合作区各项目标的手段”。

种族隔离的行为和观念受到了普遍抵制，对巴西来说，它更应受到谴责，因为它否定了巴西作为一个多文化和多种族国家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特点。

南非因其态度和行为，日益脱离国际生活，而这一点同凶残的种族隔离政策无法保证与其邻国的和平关系有着内在的联系。

南非的局势之所有危险并具有爆炸性，还因为它在国内实行了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进程日益扩展，就其定义而言，这就要求黑人多数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而另一方面，又在不合时宜地极力加强黑人社区的政治和社会分离。继续歧视南非人口的多数，坚持注定要灭亡的种族隔离制度，不仅是完全不公正的，而且也是完全没有用处的。

巴西希望再次重申，它坚决支持南非黑人爱国者为消除种族隔离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因为种族隔离是南非非正义和紧张局势的根源，也是实现南部非洲地区持久和平的主要障碍。

马哈拉蒂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引用《古兰经》中的一节：

“他的一种迹象是：天地的创造，以及你们的语言和肤色的差异，对于有学问的人，此中确有许多迹象。”（《古兰经》第30章：22）

大会再次开会审议种族隔离这个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大问题，种族隔离问题已经成为本组织无休止的辩论的题目，我们希望它的各种表现能够迅速得到彻底消除。\*

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的各种政策是违背人类良知和对人类犯罪的最为恶劣的表现形式，因此本组织的各会员国对种族隔离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甚至一些支持与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政权进行合作的国家也常常是毫不犹豫地谴责种族隔离或种族隔离政权的各项政策，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尽管各国对种族隔离的不道德和犯罪性质有了一致的认识，但在具体的态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些国家在做法上表现出了很大的宽容，在技术上、经济上、军事上以及核技术上与种族隔离政权进行合作，令人感到十分遗憾。

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和南非在核技术上的合作以及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与种族隔离政权进行的经济活动仅仅是言行不一的一些突出例子。正是这些国家始终妨碍着联合国迄今通过的有关扼制种族隔离的所有决议。它们采取拖延的手段，千方百计地阻止和妨碍议事并最终否决一切本来能够废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各项严肃和有效的决定。

正是由于一些国家所采取的与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广泛合作的低调政策，种族

---

\* 副主席范利埃罗普先生（瓦努阿图）主持会议。



隔离制度至今仍然继续存在。 尽管庄严的大会二十五年来年复一年地发表雄辩的演讲谴责这一罪恶的制度，尽管全体会员国多次对这一制度进行谴责，种族隔离制度还是没有被消灭。 虽然南非大多数人民经受了长期的痛苦、灾难、剥夺、贫穷、折磨和压迫，但真正应该受到指责的是一小撮富裕和发达的西方国家。

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美国和其他一些大国向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提供了无限制的经济、财政、军事和技术援助，使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能够占领巴勒斯坦领土、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达四十年之久。 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隔离都是对人类的犯罪的丑恶的表现，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国家应该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南非政权和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政权。

四十年前，联合国首次讨论了纳米比亚的独立问题。 二十二年前的1966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145(XXI)号决议，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并把该领土置于本组织的责任范围之内。 十年前，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奠定了纳米比亚独立的基础，但是南非仍然继续非法占领着该领土。

种族隔离政权不仅仅是一个在南非进行残酷镇压和对纳米比亚进行非法占领的问题，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其邻国采取了系统性的敌对政策，发动了不宣而战的侵略，并进行了一场破坏稳定和破坏经济的运动，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遭受到破坏和痛苦。

全体会员国必须把种族隔离政策的政策和行为的持续化和其对国际社会的蔑视作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来对待。 南非危险的局势和情况要求国际社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种族隔离政权实施全面的经济和军事制裁，结束一些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阻挠政策，并以此恢复本组织的信誉。

国际社会对无辜的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的流血斗争是欠了债的，他们手无寸铁，正在用自己的血肉抵抗着种族隔离政权的猛烈炮火和侵略。 我们一贯支持

南非和纳米比亚被压迫的人民，也一贯谴责种族隔离政权和对其慷慨提供的各种援助。我们一贯认为支持南非人民和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南非人民的正义斗争和国际社会严肃考虑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支持者施加全面的压力是在世界上铲除这一可耻的殖民主义造成的政权的根子的唯一手段。

我们希望本国际组织在根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恢复生活在世界那个地区的各国各种族和民族人民平等和自由方面建立起统一阵线。所有参加革命斗争的人们和正在为反对南非政权而战的穆斯林战士们都将得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提供的全面支持。

奥斯曼先生（索马里）（以英语发言）：二十五年来，联合国年复一年地讨论着这一项目，虽然在座的许多人考虑到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曾希望这一项目能够从议程上消失。但令人遗憾的是，大会今年再次审议了“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问题。并且，尽管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进行了多种努力，但问题的解决还似乎遥遥无期。

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对这一重要问题发表看法，这是因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南非没有遵守《联合国宪章》，也没有履行国际承认的人权原则。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提出的报告及其附件（A/43/22）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情况。

该文件强调地指出了南非及其整个地区所存在的严峻局势。为了顽固坚持其白人少数统治、独断专横和种族优越的政策，种族隔离政权变本加厉地残酷镇压非洲人民，加紧实施对其邻国的恐怖和侵略政策，向国外派遣敢死队，在外国土地上绑架并暗杀反对种族隔离的积极分子。

去年国际社会目睹了对黑人的大规模的不能容忍的恫吓、骚扰和野蛮屠杀。对黑人的轰击和纵火活动在范围和严重性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8月31日在科佐大厦里的全基督教南非教会理事会总部被炸。10月12日罗马天主

教教会总部燃起了大火。今年早些时候南非工会大会以及黑人民权组织的办公室也被摧毁。在一个月以前南非学生全国联合会的总部也被炸——这是比勒陀利亚特别指定的警察部队不能，或不愿意说清楚的另一事件。

弄虚作假并以种族分类组成的市政选举的结果证明南非黑人并没有被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假民主的阴谋所欺骗。甚至国际社会也谴责“比勒陀利亚的种族市政选举”，国际社会在1988年10月26日以146票赞成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大会决议A/43/16。鉴于这一压倒多数的协商一致，索马里确信今年大会在对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时表现出新的承诺，以及充分认识到采取零星解决的办法是无法使南非的局势有所改善的；必要的是严格的实施反对南非政权的有效、协调的和全面措施。如果整个国际社会都实施这些措施，同时放弃与种族隔离政权的任何形式的合作，那么就能很快的获得一项持久和公正的解决南非争端的解决方案。

索马里继续重申它坚决支持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和强制性的制裁，因为这是联合国所能采取的唯一和平和足够有力的措施。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行使其职责和权威，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采取行动以便消除对和平和安全的威胁。

我们都知道当然还有其他会员国也必须采取的反对种族隔离的重要行动和措施。在这一方面，必须提及特别委员会年度报告中包含的建议，这些建议也得到了我们面前的决议的加强。他们都应当得到完全的支持和忠实的实施。为达到这一目标，索马里将为声援被压迫的南非人民向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提供其持续的支持，我国是该委员会的积极成员之一。

在谈到持续的国内动乱以及种族隔离政权跨越边界所进行的暴力时，也必须回顾最近出现的为寻求南部非洲争端的迅速和持久解决方案的机会。在这方面，索马里与其他国家一道欢迎四方会谈，其目标是保证迅速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持续的外交努力已导致了消除该地区紧张局势的一个极为危险的源泉，也就是南非对安哥拉领土的军事占领。我们希望已开始的谈判进程将导

致纳米比亚的迅速的毫无条件的独立。然而，还有待观察的是，南非政权是否将履行这一地区性和平进程所带来的义务，或象以往常常出现的那样再次不顾国际社会的信任及其实现南非冲突的谈判解决希望。

索马里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将比勒陀利亚解决南非争端作贡献的意愿同它实施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永远消除种族隔离的实际行动进行比较。鉴于种族隔离过去是现在仍是冲突的根源，消除种族隔离将成为在真正解决冲突方面取得真正进展的唯一标志。种族隔离政权为获得外交支持或外部合作所采取的其他任何步骤都应当作为伪装和无益企图加以揭露，其目的是突破其外交孤立状态并使国际舆论的视线从种族隔离的实质中转移开去。

在大会这次辩论以后，不应当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怀疑这一点，即国际社会认为其种族主义和压制性的政策和做法是令人憎恶和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必须孤立种族主义政权并将它排除在国际关系的正常交往之外，直至它根据许多有关的联合国决议和南非大多数人民的真正愿望在南非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和非种族的社会为止。这样的步骤将符合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崇高原则，这是我们所有人为支持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合法事业将继续高举和促进的原则。

贾雅辛赫先生(斯里兰卡)：长久以来，人的充分发展一直受到其同类的不容忍的干扰，这种不容忍产生于深藏在心中的不理智的恐惧和仇恨，这些恐惧和仇恨常常被煽动变成难以描绘的残忍行为，一种以最坏的压迫形式表现出来的残忍，它给千百万人类带来难以描述的痛苦。在南非的局势就是如此。

多年来，国际社会一贯将注意力集中在南非的局势上，要求废除令人憎恶的种族隔离政策，认为这一政策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联合国已正确地谴责了这一政策，这一政策是种族歧视最具有压迫性和最制度化的形式，是对人类的犯罪。在我们这一时代，不幸的是，尽管作出了各种努力以根除这一制度，种族隔离依然没有寿终正寝。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包括促进和鼓励对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

重，不论其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如何。《世界人权宣言》进一步确认了这些基本自由，规定所有人生来自由，具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

继续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违反所有这些文明的准则和价值准则是对人类的良知与尊严的犯罪，与人类的尊严格格不入。只有立即废除种族隔离，建立一个建立在自决与多数人统治原则基础之上的非种族和民主的社会，一个统一和不分裂的南非内的所有人自由地行使成人普选权利，才能终止这种状况。

尽管作出了各种努力，国际社会依然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的傲慢与蔑视态度束手无策。南非对这些努力作出的回答是更为残暴地维护种族隔离。目前的事态发展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法得到了扩大和加强，在此期间，世人看到，无辜的人民受到毫无理由和蛮横的监禁和折磨，对揭露种族主义压迫政策的当地和外国新闻媒介进行几乎全面的审查管制，禁止工会和其他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民主与和平方式，监禁政治反对派和其他形式的镇压措施，这些就是现状。

没有丝毫迹象表明种族隔离政权真正地对废除这一令人憎恶的制度感兴趣。因此，国际社会有更大的必要采取一致行动，终止这一制度。同时也有迫切的必要提醒南非政权，对政治看法进行压制将使目前南非国内的现存紧张局势恶化，导致难以描述的暴力，有必要提醒南非，它不能继续剥夺南非当地人民生来具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40年的种族隔离是对人类文明的嘲弄。这一罪恶的制度迟早将被一个公正与合理的秩序所取代。越早做到这一点，这一不可避免的变革所带来的代价就越小。我们每天目睹的事态发展越来越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南非政权的傲慢态度及其对世界舆论的蔑视态度部分是由于其从国际社会某些方面得到了鼓励，这种鼓励表现在同该政权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合作。我们呼吁那些继续同种族主义政权合作的人重新审查自己的政策，呼吁他们不要支持一个继续无视国际社会集体意愿而未受惩罚的政权。

我们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我们不能再继续赞成推行一种给数以百万计的正在为自己的正义权利作斗争的无辜人民带来无穷痛苦的政策。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错误的看法，即对南非实施制裁将使南非的黑人遭受更大的痛苦，并将影响到邻近非洲国家的利益。自己的尊严继续遭到侵害，自己得到平等对待的不可剥夺权利被剥夺，对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痛苦更大呢？我们当中一些人在世界其他地方寻求遵守民主权利方面慷慨激昂，但涉及到南非时，他们却没有使用同样的标准。

在二十一世纪行将到来之际，出现了以坦率和真诚的态度解决诸如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这样重大问题的无法压制的必要性。国际社会深信，终止南非对联合国的蔑视及其对世界公众舆论的轻视与无视的时候已经来到。国际社会必须挺身而出，表明态度，我们必须重申自己以具体的行动根除任何地方出现的种族主义与种族歧视的决心。

在这方面，拖延采取有效的措施，特别是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已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我们继续无法采取果断的行动，这只能帮助进一步加强南非，使其继续推行其不人道的政策。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严峻的事实真象。任何无视这一现实的企图只会拖延这一痛苦的斗争，甚至也将使尚未出生的南非人受到影响。

我们注意到，南非政权最近采取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步骤，例如进行市政选举，目标是平息南非黑人，欺骗国际公众舆论。南非人民对那次选举采取了类似抵制做法，以此对其表明了绝对蔑视的态度。我们倾向于认为，最近将沙佩维尔六君子的死刑判决减刑和改善被监禁的南非爱国志士纳尔逊·曼德拉的做法是为了欺骗国际社会而故意采取的又一次尝试。

斯里兰卡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我们将继续努力，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道，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我们相信，废除这一令人憎恶的政策的有效与和平的方式就是根据《宪章》第七章实施全面和强制性制裁。

富福洛先生（莱索托）（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团长曾向主席表示过祝贺。我要同样表达这些兄弟般的热烈情感，进一步对于主席迄今为止在指导本届会议事务方面的熟练技巧进一步表示我们最深刻的赞赏和感情上的满足，并希望他成功地结束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

不应该容许刚刚出现的那股短暂风潮使我们偏离航行的方向。我们相信，在主席的干练的领导下，我们所有人将会安全地抵达安宁和平静的海岸。

在我们针对有关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议程项目36进行发言的时候，我们完全应该对于摆在我们桌面上的这些报告表示极为赞赏。其中有我们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以及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精力充沛的代表，以称职的能力担任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约瑟夫·加尔巴少将阁下所提出的报告。

在我们针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主要问题进行发言之前，请允许我们对报告的内容表示总体满意。当然，我们对于大会1988年10月27日A/43/22号报告中第100和183段的内容表示完全失望和不满。

的确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莱索托王国第一次被列为帮助摆脱制裁的仅有的三个南部非洲国家之一。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1988年10月27日A/43/22号文件的第100段所提及的有关纺织工业来源指控是十分不幸的，即站不住脚也没有事实根据。我们认为它正反映了有人乐于无视莱索托的价值以及我们的社会结构。

莱索托王国政府对于这种不幸的控制感到深深不安，随时愿意与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进行合作，仔细审查莱索托王国的所有合法纺织工业活动以及参与莱索托纺织工业的各政府机构，以此批驳这种不怀好意的论点。

最为遗憾的是，莱索托王国——希望这不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所致——既然成为别人指责的不幸的牺牲品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因而逃脱罪责，拍手称快。所有那些对有关种族隔离政策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所有问题都一清二楚的人们都知道

的很清楚，谁是罪魁祸首。

莱索托王国已经正式拒绝允许其领土被用来逃避南非所遭到的制裁。今年5月初，从南非来的一名自称杰里·布雷恩的人从南非的开普顿将1千只鸵鸟带进莱索托，其唯一目的就是要将这些鸟从莱索托出口。这一出口的请求遭到莱索托当局的拒绝，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鸟的出口许可请求是为了逃避对南非实行的经济制裁。帮助将这些鸟进口到莱索托的那位国外官员很快被驱逐出我国领土。

在纺织品工业，不是莱索托制造或生产的货物都决不发给许可证，因为我们的法律机构禁止这种行为。从正面证明所采取的补救措施的详细的正式文件已经提给我们尊敬的、值得信任的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加尔巴少将，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每当发现诈骗性滥用莱索托出口商品产地或进口许可证的情况，莱索托政府和莱索托国家发展公司总是采取补救努力。莱索托的这一行动表明了莱索托看待不幸的指责的认真态度。迄今为止，莱索托王国一直保持必要的警惕。

莱索托王国现在依然被指责和判断为不保持警惕，容许比勒陀利亚回避制裁措施。这是值得国际社会深思的一个最卑鄙的，完全蓄意的和恶意的动机所造成的直接恶果。莱索托王国为此要付多大的代价呀！这是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事业的多么严重的背叛！

如果莱索托王国刚刚所经历的一切就是决定指名道姓的原因，那么，我们很悲哀，莱索托王国不能成为这一进程的一个成员，一直等到真正的——我重复“真正的”——众所周知的“行恶之人”或亵渎者被指名道姓为止。

使命在召唤，当专业人员从事研究的时候，他们必须遵从职业道德。在这件事上，情况并非如此。作为有自尊，爱好和平的国家，莱索托王国决不会对其他姐妹国进行无故的指责。但我们衷心请求别人尊重我们的价值，因为在这个次大陆中，我们是唯一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并深刻地受到种族隔离政策影响，面临严峻考验的一个国家。



莱索托王国一直保持这样的坚定立场，可悲的种族隔离理论与和平、进步和社会公正是不相符的。种族隔离政策不断给南部非洲地区带来仇恨、人类痛苦和悲剧，对南部非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造成全面的破坏，从而使种族隔离政策出现目前这样一个不利状况。

莱索托王国作为一个爱好和平，反对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制度政策的国家，支持所有值得赞扬的努力，召开国际探讨的所有各方关于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讨论，并最终建立由大众制订宪法、不存在种族主义的民主，承诺尊重所有南非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而不论其肤色、种族或部落。

应承认，而且理当承认，废除这一代价高昂的、险恶的制度这一最终的责任完全落在善意的南非人民肩上。他们渴望和平，建立兄弟般的人际关系。这一上帝创造的理想是声称曾给我们这个地区带来文明的那些人们告诫我们的。

由包括所有西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日本和苏联在内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协调地采取有效外交主动，这是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关键，是一个根本性的、基本的选择。1988年5月28日《纽约时报》以“超级大国与南非”为标题，建议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布采取一项针对南部非洲的协调方式。这篇文章呼吁这两个领导人开始一个多边努力，向与南非接壤的国家提供援助，以此来消除那种认为该地区是东西方争夺的又一个场所的想法；揭露问题的根源；以明确的信息说明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活动与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关系。这项建议所提出的看法对所有善意的和爱好南部非洲和平与公正的人们而言是合理的、明确的。

莱索托王国欢迎最近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最近所达成的协议，消除所有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同样，我们也呼吁这两个超级大国显示出相同的建设性和积极的精神，帮助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在性质和内容上都有害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莱索托外交部长，Thaabe Letsie 上校，在向本届大会发言时，清楚地表明，南非是紧张局势的温床，并正确指出种族隔离制度是局势动摇不定的根源。他呼吁召开圆桌谈判，不加歧视地，让南非有关各方参加，并敦促所有参加谈判的国家立即行动，以免事情发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联合国大会应该对此作出反应。

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是针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其目的在于实现我们所希望和表达的目标，保证所有的非洲男女老少，不论他们的肤色、宗教和信仰，都充分参与。

莱索托王国始终承认国际社会有权利采取必要的步骤消灭种族隔离制度。在采取这样的措施的同时，必须救济直接受影响的国家，如莱索托王国，向他们提供道义、物质和经济的支持。在国际社会看来，考虑到莱索托与南非的历史关系和地理位置，莱索托处于困难和复杂的境地。

国王莫舒舒二世阁下，最近与南非总统博塔会晤时，明确指出，莱索托王国是联合国忠诚的会员国，是非统组织、不结盟运动、英联盟、南部非洲发展与协调会议和其他国际政治经济组织的忠实成员，我们认为这样的成员地位对我们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生存是极为重要的。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坚持和平、国际团结和国际合作的事业，种族隔离制度是不能接受的。

莱索托王国坚定不移地主张，在该地区彻底停止一切颠覆和侵略行为。

我们充分承认国际社会有权采取必要的步骤，消除和消灭种族隔离政策，然而，我们行动的自由却严重地受到不由我们自己创造和控制的地理政治环境的限制。我们的处境既复杂又困难。

南非的儿女们，处于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而是由于种族隔离政策，他们满含眼泪地要求国际社会拯救他们，使他们也能在自己的家园享受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莱索托王国将毫不犹豫地支持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决议草案。我们投赞成票，应该看作是莱索托真诚地表示要通过和平的努力，在南非根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所有崇高的努力，通过对话，由所有有关各方充分参加，和平解决由种族隔离所造成的问题。

贾勒特先生（利比里亚）（以英语发言）：我们一年又一年地，继续辩论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只有通过国际社会采取决定性的持久的行动，南非受压迫的非白人人民才有可能从白人少数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残暴的种族隔离政策下解救出来。

我国代表团，在去年讨论本议程项目发言时，重申它要求安理会考虑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这是我们唯一能够采取的和平方式，迫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放弃其把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政策。

尽管，我们从过去几个月从南非传来的报导可以看到，没有任何结束少数统治的迹象，但发生在那个国家的种种事件，尤其是该国严重的经济局势，威胁着白人少数舒适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有希望看到，结束该制度并不是想入非非的事情。然而，现在所发生的是，继续加紧镇压支持和平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活动家和群众组织；谋杀和残害解放运动的成员，并采取有计划的行动污蔑这些运动和它们的领导，并加紧剥削黑人劳动力。此外，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全面出动该政权的广大安全机构，通过高压政策巩固其对该国家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以战斗精神著称的住房和市镇基础结构的“改良计划”，进行所谓的政治改革，来麻痹广大群众。该政权企图通过欺骗方法，在白人群众中赢得某种支持基础，以求合法化。

众所周知，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保安部队的暴力行为使种族隔离不断发展。黑人群众不断受到骚扰，促使他们采取暴力行为，于是这一宪兵国家有了借口，对黑人群众采取野蛮的行为。博塔总统对他国家的暴力行为的根源非常了解。纳

尔逊·曼德拉和 Zephania Mothopeng 也知道，暴力是一种工具，有人用它继续剥夺他们人民的自由、正义和人的尊严等等不可剥夺的权利。图图主教在谈这个问题时，简明地说，南非的暴力是种族隔离的暴力。

为了具体说明上面讲到的事情，让我们举一些比勒陀利亚政权使用的镇压措施。

长期的紧急状态今天6月又一次延期，在其掩护之下，该政权利用武器部队、警察、其他保安部队和法庭的综合力量系统地进行消除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比勒陀利亚政权在执行其恶毒的政策中还采取利用诸如治安维持会成员、暗杀者和右翼极端主义集团这样一些代理人力量来破坏全国各社区的稳定。

这种新的压迫手段取代了被普遍谴责为违反人权的不经审讯就予拘留的老战略。然而，目前仍然有约2千到2千5百人未加审讯被拘留，其中约250人是17岁以下的儿童。

在南非被处死刑的人数大大增加，使这一令人遗憾的状态更加复杂。大赦国际1988年的报告指出，对政治犯判处死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加。沙佩维尔6人的痛苦人们应该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就是根据“共同目的”的理论被定罪的，他们的死刑判决已经减刑。我们不应该忘记联合民族阵线领导人被判绞刑的案件，因为一位法官接受了比勒陀利亚关于演说和示威构成叛国罪的论点。《纽约时报》的社论对此评论道：

“在比勒陀利亚应该释放犯人和进行对话之际，它却采取法律手段把人关进监狱并阻挠进行接触。博塔先生对那些被判定与杀害一位沙佩维尔市议员的暴民有着“共同目的”而被判处死刑的人实施减刑，若多采取一些此类举动岂不更为明智。比勒陀利亚在国外采取实用主义，若它也同样慎重地处理其大多数人民的问题，那情况就会好得多。”

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对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不应该给予宽容的考虑。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南非毫无打算宣布废除其种族隔离政策。看来在该国正在发生的

是极右翼保守主义的复活，其首要目的是在那些上次市政选举中保守派获胜的城镇内重新实行只许白人利用的政策。保守党在选举投票中的成功正被某些人解释为授权复活歧视性的法律。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采取有效行动以便消除种族隔离这一危害人类的罪行；只有通过种族主义的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和平手段。

有些人出于自私的原因反对制裁，理由是制裁无效，制裁会伤害而不是保护非白人人民的权利。要批驳这种论点我们只需认真研究一下南非的经济就可以认识到自愿性的制裁有多大效果。南非储备银行行长就此评论道：“任何人都不应低估这些限制的有害影响”。尽管有些种族主义者感到这些制裁已经试过但却不起作用，其他人——他们是大多数——则接受下述事实：

“在今天的时代，没有经济上自给自足这种东西，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所不同，那不过是自欺其人”。

这就确认了南非主要贸易伙伴实行制裁的效力。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自1985年以来对南非实行的尽管是有限的国际经济压力，但已造成大约100亿美元的净资金流出。南非这种日益恶化的经济局势随着其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必将产生其政治后果。因而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并保持经济压力以便达到所希望的结果，那就是使比勒陀利亚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得不到经济和财政支持以维持其种族隔离政策。值得注意的令人感兴趣的一点是南非日益恶化的经济局势已经导致消除了一些、虽然仅是很小的一些种族法律。尽管在这一点上有各种看法，人们有充分理由持乐观态度。

主要的南非商人严重关切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对该国进行选择性的制裁的效力。它们知道这一制裁正深刻地影响着南非的经济。集体采取并认真保持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无疑将最终迫使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放弃其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我愿代表利比里亚代表团赞扬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其主席约瑟夫·加巴大使的有力领导下，一贯杰出地执行其授权，并继续在使国际公共舆论察觉到南非被压迫人民的痛苦方面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大会面前的载于文件 A/43/22 中的该委员会报告充满了关于种族隔离问题所有方面的实事求是的最新报道，包括南非对黑人多数日益严酷的镇压，对邻国的侵略和破坏其稳定，民族解放运动的英勇抵抗以及宗教领袖反对邪恶和卑鄙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勇敢立场这些有价值的信息。

利比里亚政府重申它声援南非遭受压迫和暴行的人民，它也希望重申它将不支持任何旨在转移人们对南非兄弟姐妹英勇斗争的视线的改革，南非的兄弟姐妹为保卫其不可剥夺的权利正在抵抗该国装备有先进毁灭性武器的恐怖主义国家的强权和暴力。武器。

种族隔离不能够加以改革。它必须根除。它是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它的消除将会为南部非洲地区提供和平的前景。种族隔离必须被连根拔除，并代之以一个包括所有南非人民的基于公民和政治权利平等的公正和民主的社会。

麦克多纳先生（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希腊代表代表欧洲共同体 12 个成员国所发表的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观点。

我们感到，在大会上除其他的发言之外，再加上爱尔兰的声音是恰当的。让南非政府理解这次辩论的情况很重要。大会有关种族隔离的信息绝不能被认为只是一种每年的例行公事。这是重申国际社会各成员对一个遭到普遍谴责的制度所提出的根本性挑战。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们正在一致指出：你们的种族隔离制度是不能接受的，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冒犯，这种制度贬低了正义和理智的标准，而我们渴望在这种标准下生活。

我们在大会中经常审议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正确的行动方针可能不是随手可得的，其中的复杂性也不能轻易地用正确和错误来澄清。种族隔离却是一个例

外。这是一个建立在恐惧和暴力基础之上的完全罪恶的制度，这个制度根据种族和肤色把人们分开。其法律和规则的基础和目的是永久维护这种隔离。它剥夺在这种制度下受苦受难的人们的尊严，它企图以牺牲其他人的权利为代价来永久维护一些人的地位、权利和财富。

我们不仅要讲，种族隔离是错误的，违背了良心和理智。我们还要讲，这种制度损害了那些推行这种制度的人和这种制度的直接受害者。其奴役是一种恐惧的奴役。建立在恐惧和分裂基础上的机构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一个真正可行的社会，一个值得尊敬的社会必须对普通的人的价值加以尊重。

我们年复一年在辩论中感到沮丧。很难找到能够使受种族隔离迫害的人产生希望或能够把种族隔离推行者从他们自己制造的奴役中释放出来的言词。当然，我们必须做的是坚持明确地对这一制度进行谴责。在提出这种谴责的时候，我们必须再次提请注意作为我们《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基础的原则，并且指出，这些原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南非那样如此严重和长期地被违反。

因此，爱尔兰也要谴责这一政府的哲学，这种哲学是对我们所忠实的作为任何文明社会基础的价值标准的冒犯。我们谴责种族隔离不仅是因为它执行和运行的方式，或这个或那个具体的方面。我们谴责它是因为其根本的基础，因为它坚持一个种族比另一个种族低下，否认我们都有共同的尊严和共同的权利。

南非政府曾经谋求在国家和社会的每个方面巩固种族主义。其“家园”和分别发展的政策剥夺了非洲黑人在自己国家中最基本的权利。爱尔兰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一道否定“班图斯坦”的任何合法性，绝对不予承认。

南非局势在过去一年中变得更加严峻。紧急状态造成了暴力的加剧和分裂的加深。今年早些时候，17个以和平方式反对种族隔离的南非组织被禁止运行和进行活动。南非工会理事会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南非政府曾经威胁要取消这些组织的外部资金来源。无数工会、教会和政治领导人被逮捕。联合国反种族

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描绘了一幅监禁、占领城镇、用武力把成千上万的人民从自己的家园赶走的黑暗和可怕的情景。对南非事件的新闻报导受到严格限制，因此世界一般看不到事态发展的任何真象。

爱尔兰也表示对被关押的许多被监禁者的条件的特别关注。毫无疑问，太多的人，包括儿童，在无法接受的条件下遭到关押。许多人受到拷打或残酷的虐待。一些被监禁者是儿童这本身就是一种罪行。

我国政府再次呼吁南非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我们强烈提倡应当以和平手段结束种族隔离。那些对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应负责任的人应当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想一想为了他们的未来和所有人的未来是否最好开始进行真正的对话，朝着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南非取得进展。清楚地朝着这一方向作出的政策改变将值得和将会获得整个国际社会的谅解。

有一些应当采取的明显的起码的步骤。必须结束紧急状态。必须取消现有的对政治组织的限制。必须释放黑人社会的领导人。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将是表明南非不仅正在纠正一个巨大的错误，而且正在采取行动减缓目前的危险和紧张气氛的迹象。国际社会把纳尔逊·曼德拉尊为一个伟大的南非领导人。他代表了远远超过他自己国家的一种道义力量。

爱尔兰欢迎博塔总统决定为强加给沙佩维尔六人的死刑减刑。我们希望，南非政府现在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减缓紧张局势。

爱尔兰谋求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以现有的各种方式谴责种族隔离。我们与南非没有外交关系。与南非的接触保持在最低水平。在南非没有爱尔兰共和国的投资。我们不鼓励贸易和其他经济关系。不允许从南非进口农产品。爱尔兰公司在南非没有分公司。爱尔兰与南非之间没有文化、科学和体育协定。政府不向与南非保持接触的爱尔兰体育组织提供任何财政援助。我们也不让代表南非的运动队参加在爱尔兰举行的体育比赛。



作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爱尔兰支持采取共同措施，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我们与共同体伙伴一起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包括禁止新的投资，禁止从南非进口钢铁和金币，禁止向南非输出石油。我们将继续与共同体伙伴合作，加强和在适当的地方扩大这些措施。

多年来，爱尔兰一直支持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实施一系列强制性制裁。我们认为强制性制裁只要仔细选择和逐渐运用，将使南非认识到必须放弃种族隔离。这些制裁应由我们所有人积极地充分执行。今年，我们再次共同提出关于对种族隔离采取协调国际行动的决议草案。现在很清楚国际社会接受并且同意需要对南非继续施加国际压力。

我们并没有忘记需要对种族隔离的无辜的受害者提供人道和法律援助。爱尔兰支持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和联合国教育和训练方案。我们还支持许多非政府间组织为帮助遭到种族隔离磨难的人所作的有价值的努力。我们参加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的工作。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需要帮助南部非洲那些遭到南非侵略和在经济上依赖别人和被剥夺的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有义务在结束种族隔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只要这一罪恶还存在，这就不会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我们应接受道义责任，使南非看到其错误。和平建设一个多种族的社会是不容易的，但却是有可能的。这仍然是大会当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我们请南非对大会的呼声加以思考，并认识到即使现在摆脱自我毁灭实现希望和正义的新的开端也为时不晚。

下午7点25分散会